

美国 **FBI** 重案实录

八名顶尖特工的探案手札 八件轰动全美的经典悬案



[美] 丹尼斯·赛琳杰◎著 杨 凯 隆民庚◎译

**FBI MAJOR
CRIMINAL CASES**

**令人发指的罪行
锲而不舍的追踪**

他们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探案专家 他们的故事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常客”

江西高校出版社

**FBI MAJOR
CRIMINAL CASES**

美国FBI重案实录

八名顶尖特工的探案手札 八件轰动全美的经典悬案

[美] 丹尼斯·赛琳杰◎著 杨 凯 隆民庚◎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FBI重案实录 / (美)赛琳杰著; 杨凯, 隆民庚译.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493-0129-4

I. ①美… II. ①赛… ②杨… ③隆… III. ①联邦调查局(美国)—史料 IV. ①D771.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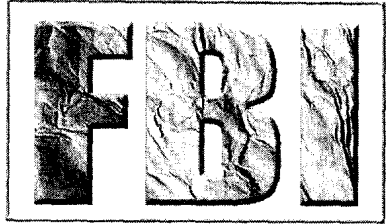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0674号

责任编辑: 邵碧玉 管 伟
特约编辑: 涂继文 马 宁
版式设计: 博祥图文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 编: 33004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0129-4
定 价: 26.80元

赣版权登字-07-2010-2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美国



重案实录

目 录

索命杰克.....	001
云层上的较量.....	031
假币背后.....	059
非法接管.....	101
魅影迷踪.....	137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71
警察屠夫.....	203
蛇蝎美人.....	237

索命杰克

我的名字叫伊恩·科尔曼，现服务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佐治亚调查署，这是一个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职业。我每天都很忙，甚至有时候要帮助我们的同行——警署那些人来处理一些问题，刚开始我真希望能够代替他们，但是后来我发现要感谢他们的存在，至少有了他们，我们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在特别的案件上，我们才会伸出自己的友善之手。我经历过许多异常凶残和恐怖的案件，不过幸运的是，在我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都能够让真相水落石出。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一个案件吧，这是一起很典型的连环凶杀案，一个冷血的杀手连续杀害了五个无辜的人，而且手段之残忍和高明，让人不寒而栗。或许从这个案件中，人们能对我们有一些认识。

一

佐治亚州伊斯特波因特市距离亚特兰大大约有12公里，是个只有4万人口的城镇，但这里却并不很太平，平均每年都会发生6到8起严重的刑事案件。

我接手的这起连环凶杀案就发生在此地，因为案件的线索非常少，伊斯特波因特市的警察局申请将此案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佐治亚调查署，我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伊斯特波因特市协助当地的警察局对案件展开调查。

案情很棘手，伊斯特波因特市突然出现一名连环杀手，短时间内两人接连被杀，另两人严重受伤，并且只有第一件凶案显示出明显的动机，其他只是随意杀人。受害人逐渐增多，凶手给警方留下神秘字条，如果不尽早将他捉拿归案，势必还将有更多的佐治亚州普通百姓死在这个恶魔的枪口下。而他造成的恐怖气氛已经在城市里蔓延。

3月1日的晚上，22岁的罗杰·威尔逊到母亲的住所去看望母亲。平常他们母子分居在两个地方，每天都用电话联系，而今天母亲没接他的电话，加上近段时间镇里不是很太平，小伙子有些紧张，所以，他决定亲自过去探视一下。

他走到母亲家门外，大声地叫喊着自己母亲的名字，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往常，他的母亲总是会很快地打开房门，并微笑着走出来拥抱这个每周只能见一面的儿子。而今天的情况显得非常的反常。小伙子感觉到有些害怕，以往这个时候母亲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便在房子四周转悠起来，当他走到车库旁边的时候，发现车库的门大开着。他以为是家里那辆老旧福特车又出毛病了，而自己的母亲正愁眉苦脸地看着它，然而当他慢步走进车库的时候，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自己的母亲坐在车内，但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她的胸口中了致命的一枪，身上其他地方也有多处枪伤。

罗杰·威尔逊一边哭喊着，一边报了警。几分钟后，丹尼·杰罗姆斯探长带领着当地的警务人员赶到了现场。

“现在是3月1日的晚上……”丹尼·杰罗姆斯看了看手腕上的表，“21点23分。出事地点位于一名妇人的停车场内……”他把录音笔放到嘴边，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低声念叨着。跟随而来的技术员立刻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开始采集自己所能够发现的证物……

受害人是位中年女性，遭遇了枪击，死因是身上多处中弹，被发现时已经死亡24小时。她被杀的原因让丹尼·杰罗姆斯大为不解，在办案时，警方一般都会从罪犯的作案动机入手，特别是凶杀案，以杀害对方为手段进行的犯罪行为，其中往往伴随着某些不可调和的原因。但是这个案子有些蹊跷，被害者的汽车和钱包都在，所以显然不是抢劫。他询问罗杰，他的母亲是否得罪过什么人，或者说有别的什么事情。可是，罗杰并没有向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说他的母亲一直很和蔼，对朋友和邻居都是相当的好，应该没有什么仇人。警方通过罗杰的叙述以及亲朋的辨认，确认死者是帕米拉·克拉克，并且在车内找到了受害人的证件，上面也清楚地表明了她的身份。

帕米拉为佐治亚州政府工作，是感化院的感化官，专门负责管教那些重罪缓刑犯。丹尼·杰罗姆斯第一次看到证件的时候，在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的想法就是这名妇女死于那些她曾经教导过，而现在已经服役期满离开监狱的那些人，或许有些人会很讨厌她。

现场勘查的结果也让人很头痛，汽车上并没有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看起来那名罪犯根本没有打算要想拿走什么，他似乎就是为了杀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的人极为变态，根本无法得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听取以上的汇报时，心里不由有些感慨。我来到伊斯特波因特市的一个发现是，这里的警务机关连办案设备都不齐全，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来帮助自己，比如说处理指纹的仪器、分析仪等等。很难想象他们竟然在没有这些仪器的情况下破解了那么多案件，这让我在惊叹之余更是非常佩服他们！

我前往帕米拉出事的地方再次查探了一遍现场。从汽车玻璃上的痕迹，我发现枪手射出的子弹穿过了汽车的车窗和玻璃，直接射到受害人的胸口。这说明他和受害人的距离非常近，像处决死刑犯一样简单干脆。凶手既非常凶残同时又非常谨慎，他开了很多枪，但技术员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一颗子弹壳。

枪手用的可能是左轮手枪，然后把弹壳拣了起来。在没找到证据前，我只能这么推测。丹尼探长和我讨论案情的时候，提出他的看法，他们相信杀手事先进行过预谋，因为现场连一丝指纹都没留下，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我暂时同意了他们的观点，在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和证物之前，我们所有的一切只能猜测。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丹尼探长挨家挨户地走访了死者的邻居，询问他们在最近24小时内有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你好，我是警察局丹尼·杰罗姆斯探长，想了解一些线索，有什么可疑情况请告诉我。”丹尼不厌其烦地对那些人说道。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他们告诉我们，当天晚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任何东西，就连街道上行走的人都是他们碰到的熟人。

正当我们感觉有些绝望，甚至感叹起这名凶手做法老练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名目击证人。

她是一名中年妇女，大约有四十多岁。她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发现有个人一直站在阴影里。她非常害怕，决定避开那个人，因为从那个人的身上她感觉到了一种阴冷。当转到其他道路上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些响声，应该是手枪的声音。

“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这绝对是一条好消息，因为目击证人提供的任何东西，都会让我们的侦探工作范围缩小许多，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确认它的真实性。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那名证人告诉我们，“嫌疑人是个黑人，是的，因为他站在阴影中几乎能让他隐藏了起来，如果不是借着灯光我看到了他，我想我一定会被他吓到的，他应该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证人告诉我们，她当时大约在40米开外的地方，所以只能说出嫌疑人的身高以及留着短发等特征，这是她所能够提供的一切资料！

“如果你还能够想起来什么，请尽快告诉我们！”丹尼拿出自己的名片递给

她道，“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她的话无疑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根本没有用，如同大海捞针一样。

“好的，警官！”那名妇女接过丹尼递过的名片，但是脸上却显得不好意思，“不过，我不认为我还能对你们提供什么帮助，因为那天晚上实在是太黑了，而我离那名嫌疑人的距离又实在太远，如果再看到嫌疑人我可能会认不出来！”

她的话让我们怀疑其真实性，但是我想当时她距离那名黑人大约四十多米的距离，加上那名黑人站在阴影里，她认不出来也说得过去。而且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嫌疑人在杀人的时候非常专心，以至于有人发现了她，但他自己还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名妇女放在眼中，又或者他很自信自己并没有被其他人看到。至于说嫌疑人是个黑人，这一点我们依然无法验证，因为当时夜色已经黑了，而且她距离嫌疑人大概有四十多米的距离。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按照那名证人所说的和证人的视力，她根本无法看清罪犯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这让我们无法相信她所说话的真实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有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这个时候，尸检报告证明了我们最初的猜测，帕米拉是在儿子发现二十四小时之前被凶手杀害的。她身上有四处枪伤，三处位于躯干左侧，一处靠近腋窝。很明显胸口的一枪是致命的，因为他穿透帕米拉的心脏，进一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她是在近距离内被射杀。验尸官最终找到了三颗10毫米口径的弹头，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份证据。但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死者明明中了四枪，而我们只发现了三颗弹头。

我们再次搜查那辆汽车，终于在汽车客座椅上找到了第四颗弹头，同样也是10毫米口径，而且还发现这辆汽车里被一反常态地塞了很多垃圾邮件、现金和其他信件，罗杰说帕米拉通常在检查过邮筒以后会将信件暂时存放在汽车里。不过，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一些小孩子玩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些玩具的包装纸。我们猜想汽车内可能呆过小孩子，但罗杰告诉我们，母亲的汽车中应该不会出现

什么小孩。

这些小孩子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把所有的证物用保鲜袋装好，送到设立在华盛顿特区的犯罪实验室进行化验，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来自何处。

现在，案情初步有了一点眉目，通过现场留下的杂乱线索，加上尸检报告的说明，女证人的描述，我们对凶手残暴的凶杀过程有了猜测。2月28日晚上7点30分左右，凶手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待帕米拉回家，他似乎很了解帕米拉的作息时间，知道她什么时候下班。帕米拉取完信后，将汽车开进车库停放。就在这个时候，凶手冲了进去，从汽车左侧近距离开枪，子弹穿过车窗玻璃，射进了帕米拉的身体里。他一共开了四枪，其中一颗子弹穿透帕米拉的身体钻进了副驾驶座椅里。

我们还确信凶手可能将所有10毫米口径的弹壳全部拣走，或者用其他办法使其无法掉在地上，这样我们就无法找到那只杀害帕米拉的手枪。因为没有弹壳，我们无法得知是从哪只枪中射出来的。不过我们有的只是假设，却没有具体的嫌疑人和可疑的在逃犯。

我们像小说家一样串起了一些细节，有了子弹，有了汽车和尸体，这就是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全部证据。只是子弹、汽车、尸体只能证明这是一起凶杀案，或者说是持枪凶杀案。在侦破案件中，我们常用“五个W一个H”这六大要素来进行破解，也就是when(什么时间)、where(在哪里)、who(是谁)、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做)。在法律不够健全的几十年前，这六大要素足以给一个人定罪了，但现在，我们还需要必要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when(什么时间)：这件事发生在2月28日晚上8点10分左右；where(在哪儿)：案件发生在帕米拉家的停车场内，帕米拉遇害的具体位置是汽车驾驶座上；what(发生了什么)：帕米拉被杀；how(怎么做)：凶手从汽车左侧透过车窗连开四枪击中了帕米拉，致命伤是穿破心脏的一枪。

“看吧，六要素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四项，只剩下who和why了。伙计们，加

把劲儿，案子就快结束了。”我只能这么安慰我的同事。

二

调查进度异常缓慢，我们此时还无法为感化院的感化官找到真凶。我们手中没有任何嫌疑人，能够知道的就是帕米拉在车内被人枪杀了，而且罪犯使用的是一支口径10毫米的手枪，看起来他的手腕异常有力。

我们只能到四处散开警力，询问更多的人，希望可以找到当天的一些疑点。但是一切正常，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找到杀人动机，因为美国警察有句老话——找到杀人动机就找到了杀人凶手。为了这个，我们对她的亲属、朋友以及感化院的同事进行了聆讯。

据罗杰说，他的母亲从没有和任何人结过怨，我们也询问了帕米拉的亲戚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当听说帕米拉死亡的消息，甚至有几个人都哭晕了过去。而且经过调查，帕米拉的亲戚都没有犯罪记录。于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死者的工作上，她在感化院工作，每天都会和残暴的重刑犯打交道，而且感化官有权将执行缓刑或假释的犯人送进监狱，这样就会让一些执行缓刑或者假释的罪犯心中产生怨恨，而他们则会因为这样的怨恨而杀掉帕米拉。

我们来到帕米拉的办公室进行搜索，感化院的人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方便，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接着，我们对和她有过接触的犯人进行了调查。从她的记录上可以看得出来，她一共大概处理过70到100名缓刑犯，而且工作一向非常勤恳。我们想看看她最近有没有把哪位缓刑犯人送进监狱，如果她真的这么做，极有可能遭到别人的报复。这件工作做起来十分的琐碎，仅仅是拼凑出这些人的名单我们就花了15天。

接着我们向名单上的所有人询问了当晚的去向，并要求他们找出证人来证明

他们的行踪，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一点时间都会让他们有机会发出信号，然后杀掉自己的仇人。

“嗨，能够聊聊吗？”又一名年轻的犯人走了进来。我保持着刚才的微笑，和他打着招呼。因为这样可以放松罪犯的警惕，而我可以在最关键或者他正在思考的时候亮出自己的身份，这样对他会有很大的压力，他就会因为突然偷袭而露出本来真实的面目，只要他有所反应，我们就能够很快判断出是不是这个混蛋干的。

“警官，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谈的，我现在处于假释期间，对于我来说，这可是难得的‘假期’。”年轻人显得心不在焉，看来他非常讨厌我们的到来和我们的问话。我感觉得出来他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而他的样子让我怀疑他可能会和帕米拉的案子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征召来问询而感到反感。

“年轻人，你也知道你是在假释期间。按照联邦法律规定，我们有权随时找你聊聊。”我依然微笑着，那名年轻人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看着我。

“你认识帕米拉吗？那个感化官。”我问得很随意。设置在房间四周的针孔摄像机可以帮助我记录下来他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从动作和说话上，行为分析专家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不是在撒谎，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我们需要的还是证据。不过，这样做确实能够减少我们的办案时间。

“当然知道！”年轻人回答道，他的情绪明显有些松动，看来刚才他只是反感我们，而对于帕米拉却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知道她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试探性地问。

“不知道！”他冷冷地回答道。

“她出事了，2月28日晚上八点，她被人枪杀在了自己的车库里。”我埋着头看着桌上的杯子，但眼角的余光一直仔细地注意着他的反应。

“她被杀了？”他眼神中略微充满了惊讶和不敢相信之色。直到这个时候，他的语气中才有了一丝的暖意。如果他是凶手，我很佩服他的演技，因为他实在

演得太好。但是，我感觉他是真心的。

“是的，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虽然我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怀疑，但是必要的手续还是需要办理的，“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些事情！能说说你那天晚上在哪儿吗？”这已经不知道是今天第几次这样问话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她出事的消息。

“她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位母亲一样，我是说……”年轻人的情绪低落起来，但他开始讲述在感化院里和帕米拉相处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静静地听着，通过这些缓刑犯接触，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帕米拉其实是个很受人喜欢的人，很热心、很有母性。感化院中有相当一部分犯人喜欢他们的这位感化官，甚至有些人爱上了她，并在出狱之后向她表达了爱意。但是，帕米拉都拒绝了，而那些曾经的罪犯都对他依依不舍，甚至有些人还经常会来找她。

“最近不要离开这里，如果实在有需要的话，请通过正常手续办理离地许可！”听完他的话我说，“以后可能还要找你聊聊！”

“我不会的！”那个年轻人立刻就明白自己可能被怀疑了，但是他却没有露出一丝的不满，急忙回答道，“好的，没问题！”他离开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定要抓到杀死帕米拉的那个混蛋，如果让他知道是谁，他也会把罪犯抓回来的。

我看得出帕米拉在这群罪犯中的威信很高，而这样则最容易遭到一些罪犯的嫉妒，当人的心理发生扭曲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出什么。我曾经就处理过一个案件，一名罪犯为了让自己妻子永远地活在他的身边，他选择了把想要离开的妻子给吃掉。

送走了他，我合上卷宗休息了一下疲惫的眼睛，但丹尼的声音立刻让我又精神焕发起来。

“伊恩，你该看看这个！”丹尼走进审讯室，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他这几天看完了帕米拉工作卷宗，在其中找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似乎既有杀人动机，也有作案机会。

这个犯人在监外服役期间吸过毒，没有通过毒品测试，所以帕米拉把他送回了监狱。最重要的是，他和帕米拉是邻居，就住在附近，很了解她的生活习惯。他名叫伯尼·韦斯特布鲁克。

我们再次找到了那名唯一的目击证人，拿出嫌疑人的一张照片，让目击者对着照片进行指认。她马上指认她看到的人很像伯尼·韦斯特布鲁克，这让我们感觉到十分的兴奋，看来我们离案件的真相不远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算成功地破获了这起案件，从而将赢得一个难得的假期和更多人安定的生活。

3月15日，帕米拉·克拉克遭到枪杀两周以后，我们得到批准，逮捕了嫌疑人伯尼·韦斯特布鲁克。

“伯尼，不认识我了吗？来，握握手！”我在伯尼·韦斯特布鲁克回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并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对他大笑着说。在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我决定智取，因为我感觉到伯尼·韦斯特布鲁克有暴力倾向，如果我们擅自行动的话，有可能发生某些意外的情况。这是我们不想看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伙计，你是……”伯尼·韦斯特布鲁克有些奇怪地问道。或许他也正在回忆，自己是否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陌生的家伙。不过他依然伸出了自己的手，他以为我是开玩笑，当看到我拿出手铐向他手上拷去时，他立刻想要挣扎开，但我还是快一步抓到了他。他满脸的惊讶，非常愤怒地叫道：“混蛋，我要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从他的脸上我看出了凶狠，我想他刚才肯定不是想这样说，他的改口是因为看到了其他的警员出来。

“你涉嫌违背假释条例被捕了！”我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和逮捕证。伯尼·韦斯特布鲁克马上选择了配合，他停止了反抗，但是我们怀疑他并不是真的老实。

我们一边把伯尼·韦斯特布鲁克送往警局，一边申请了搜查证去搜查了他的家。在他家中，我们发现了一件夹克，和目击者描述的服装很像。我们再次拿着那件皮夹克去找目击证人，希望她能够给我们一点答案。

“是这件皮夹克吗？”虽然我们一次次地打扰这位女士，她却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对于帕米拉的死，她常常自责，她曾经无数次告诉我们，如果她再机警一点，她的邻居也许就不会死了。

“上帝！”当她看到那身皮夹克的时候，她不由用双手捂住嘴道：“是的，是很像！”

“看来我们是幸运的！”我长出了一口气说。接着，伯尼·韦斯特布鲁克家中的搜查有了惊人的发现，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一盒9毫米口径的子弹，虽然我们知道凶杀案中用的子弹是10毫米，两者不相符，但是这至少说明他非法持有枪械，已经违反了假释条例。

“看看我们都找到了什么！”我拿着那盒子弹回到警局对其他的警员说。这一点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但是，要想证明他是罪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单单只有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希望伯尼接受测谎仪的检查，他竟然同意了在没有律师出场的前提下接受我们的调查，这让我非常的不安。

“你有没有杀过帕米拉！”我们打开了测谎仪，他就坐在对面，我开口询问道。

“没有！”他平静地说道。

在问话的过程中，伯尼极力否认与这件事有任何的牵连。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非常尊敬死者，即便她将自己送回监狱也毫无怨言，根本没有兴起过杀她的想法。

“真的不是你干的？！”

“不是，不是我干的，请相信我！我不会去伤害他，我喜欢她，她对我很好！”伯尼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我想他是不是在深度催眠自己，这样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不利。如果他真的能做到，我们所相信的测谎仪将没有一点作用。那样我只能请催眠师来帮助我们对他进行唤醒，然后才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但是，这样做会很难，因为罪犯一般都不会配合催眠师的。

“你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我曾经有一把史密斯—韦森牌手枪，子弹就是用在这把手枪上的，枪6个月前被偷了！”他的回答似乎天衣无缝，不过我们需要问更多的问题来确定他的说辞。

“你去过帕米拉家的后院吗？”

“是的，很多人都去过！”他这样回答我们。

“请问你今年的2月28日那天你去了什么地方？”我决定直奔主题。

伯尼的回答立刻模糊了起来，他告诉我们那天他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他说太久了，自己无法记得。我们无法否认他的话，毕竟凶杀案已经过了两周，这足够让很多人忘记一些事情。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我们问不出来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停止我们的问话。

“是的！”他回答道。

“测试结束了，你可以放松了！”我这样告诉他。

“我通过了吗？”他询问道。

“这个我不能说。”我站起身带着测谎仪离开了，结果让我十分失望。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就是在审讯中检测嫌疑人的心理波动，然后利用心理学来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出嫌疑人是否说谎。当然，测谎仪对外宣称准确率高达99.9%，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大部分的罪犯，特别是刑事案件的罪犯，都拥有很好的心理素质，他们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是很难测出什么的。

通过审问，我们并没有找到证明伯尼有罪的证据。我们随后查询了伯尼的电话记录，发现在死者遇害时，他正和女友通电话。测谎仪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说明伯尼的话都是正确的，他就这样摆脱了嫌疑，而我们的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杀手仍不知所踪，威胁其他市民的安全。我们依然在努力地寻找着凶手，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的杀人凶手就如同一直在河边静静等待猎物的鳄鱼，

他随时都有可能杀死那些没有发现他的人。

三

4月8日一个晚上，帕米拉被杀一个月之后，小镇再次发生了凶案。

就在这天晚上，退休老人伊比·阿奇博尔德正在屋内看电视，他家离帕米拉的住处有几公里远。他突然感觉门外有人，决定起身去看一眼到底是谁，他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喊道：“谁在外面，啊……”

一颗子弹透过老人的胳膊射进了他的胸口，子弹携带的巨大冲击力一下把老人带到墙边，他似乎想反抗，但是鲜血流得很快。老人的手在无力地挣扎着，可是鲜血流出的速度太快了，很快抽干了他所有的精力和能量。而那名杀人犯就站在他的面前，静静地看着他，直到看到他昏死过去，这才离开了现场，消失在夜色当中。

凶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伊比·阿奇博尔德并没有死去，他刚刚离开，伊比·阿奇博尔德的邻居就发现了昏死过去的老人，并把他送往附近的医院。伊比·阿奇博尔德很幸运，在医生的努力下，他再一次活了过来。子弹被他的胳膊阻挡了一下，有些偏离预定的地方，并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们询问了救下老人的邻居，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线索，而他告诉我们，他听到了老人的喊声，所以才跑来的，但是没有见到那名罪犯。

伊比·阿奇博尔德经过抢救脱离危险期后，我们向他了解当时的情况，但他的神智明显不太清楚，连对方是男是女，是黑人白人都不知道。他说他只记得自己走到门前，然后就中了枪。

这说明凶手和被害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我们甚至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喷出的火药，还有一枚子弹壳，口径为10毫米。这一次，勘查有了惊人发现，我们在